

中华牌雪茄烟标

■ 戎国荣

2002 年,我应邀为上海烟草(集团)公司编辑《上海烟标集》,遍寻上海烟草公司新中国建国之后的烟标,力求牌名齐全,同名不同图列入。初编曾到达上海市烟草学会,我请时任《上海烟业》杂志责任编辑袁军先生过目,他表示,总体编排不错,在雪茄烟中可能缺少一枚“中华”。

原来,这枚“中华”雪茄烟标是袁老师设计的,怪不得他记忆犹新。遗憾的是,这枚烟标经袁老师苦苦寻找,却始终未见。因此,《上海烟标集》留下了一个“中华”品牌曾出过雪茄烟的鲜为人知的空白。为此,我也根据袁老师画的示意图寻觅这枚心中向往的烟标,多年来,只是遍寻不着。

我和袁军先生结识了二十多年,在他热情的邀请和指导下,一直为学会刊物提供烟标文化的稿件。我们就烟标专题经常互相探讨,又曾一起为学会策划举办过烟标展览,也在 2001 年“中华”卷烟诞生五十周年时策划过“中华”烟标版面,总之,由烟标牵动了我们间的情谊。我最佩服的是,袁老师曾为上海烟草设计过三种品牌的烟标,并全部采用。其间的故事细节,袁老师当时只是淡然一笑,并未详告,始终成为我兴趣之中的一件未了之事。

日前,突然接到袁老师的电话:“老戎,中华雪茄烟标寻到了,送给你研究收藏,抽空来家一次吧!”袁老师退休已六年,竟然还没忘记这件事!马上见面,我终于喜获了四十一年前上海出品的由设计者赠送的“中华”雪茄烟标!关于烟标的来源,袁老师告知,可能存放得太好了,一时半会怎么也寻不到,现在是捡来却不费功夫!当然,这次我可一定要了解袁老师设计烟标的经过了。

除了这枚“中华”雪茄烟标,袁老师在 70 年代初期还改版设计了“天坛”和“黄山”雪茄

父亲一生的最爱

■ 王忠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转眼间父亲已去世多年了。但父亲一生的最爱却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父亲兴趣爱好不多。一不喝酒,二不饮茶,三不吃零食。他唯独酷爱抽烟,与烟结下了不解之缘,烟龄达六十余年。

从我懂事时起,烟就是紧俏品。父亲那时抽的是每包 0.17 元的“香叶”和每包 0.14 元的“勇士”。上世纪 70 年代烟票紧张时,每月不够抽,父亲就动员我们几个小孩到街上去捡烟蒂。

我们捡了不少带回家去,他就把烟蒂一个一个个剥开,将里面的烟丝放在一张小纸片上,用食指沾上唾沫一卷就完成了。有时也用自制的竹烟斗放进烟丝抽。竹烟斗长约一尺,用竹根制作而成。

小时候听父亲讲,他 7 岁开始抽烟。太公名叫戴连裕,除爱抽烟外,还喜好武功,对付五六个人不成问题。当时,太公的威名如雷贯耳,其经营的船舶运输业务生意兴隆,家境富足。只可惜英年早逝,之后,家境日渐衰败。父亲是船工,从 15 岁开始撑船,40 多年来一直漂泊在河流上。他三十多岁患慢性胃病,经常痛得直不起腰,大汗淋漓。可是为了一家老小 9 口人的生计所迫,不得不硬撑着,很少到医院看病吃药。一天到晚,父亲常常吞云吐雾,周围烟雾缭绕。就是几餐不吃饭也要抽烟,他说:“胃痛时抽烟会舒服、好过一些。”

我参加工作后,分配到副食品公司,后来又到了烟草公司。父亲抽烟的档次仍然是 0.20-0.30 元一包的“欢腾”、“赣州桥”。有一年春节,我给父亲买了两条上海产的“大前门”,父亲看到后不但没有高兴,反而责备我不该买这么贵的烟给他抽。他说:“我是穷苦出身的人,差的烟抽惯了,好的烟反而抽不惯,低档烟过瘾。”后来,父亲偷偷地把这两条烟卖给了别人。我知道,其实他不是抽不惯好烟,而是舍不得抽这么贵的烟,父亲一生勤俭节约惯了。

改革开放多年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父亲抽烟的档次却变化不大,仍然是抽 0.30-0.40 元一包的烟。父亲 71 岁时患肺结核,原因是抽烟太多。我和家人反复做父亲的工作。经过几个月时间,父亲终于把烟戒掉了,病也基本痊愈。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后的一天晚上,父亲突患脑溢血,经过医院半个月的全力抢救,命虽然保住了,却导致身体瘫痪。

我继承了父亲爱抽烟的习惯,每天也要抽一包烟。夜深人静时,抽上一支烟,写作灵感袭来,也能写出一些好文章。这些年来在全国各种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多次获奖。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躺在床上对我说:“当初如果不戒烟,可能不会得脑溢血,也就不受这几年的苦。”我听后欲哭无泪,父亲对烟仍情有独钟、念念不忘。父亲下葬时,我把两条“金圣”放在他的枕边,寄托我的哀思。我想父亲健在时,没有抽好烟,到天堂后该尝一尝好烟的味道。

小包装烟标。这些均是上海卷烟厂的产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卷烟不能满足社会需求,雪茄烟还是十分红火,“天坛”4 支装和“黄山”5 支装应运而生,推向市场,成为畅销品牌。“中华”雪茄 5 支装在市场上出现是 1972 年左右,由于产量极少,生产时期不长,因此可说其知名度并不高,连《上海烟草志》都没有将其生产情况列入。1985 年后,雪茄烟、烟斗丝销售量急剧下降,当年 6 月起上海不再自行安排生产。后应外埠市场需要,不定期生产手工雪茄烟。1987 年以后,根据部分外省市对雪茄烟的需求,上海烟草陆续定向生产了一批雪茄烟。1993 年起,正式停止雪茄烟、烟斗丝生产。

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原因,1968 年,袁老师高中毕业就被直接分配至上海卷烟厂,在综合车间做工人,业余时间搞一些宣传工作。由于对美术的爱好,袁老师被领导派送到上海市美术学校脱产培训半年,提高了原来就有一定基础的艺术功底。这些特长,在当时文革时期的特殊年代,一定是在宣传领域派上用场的。想不到回厂不久,领导要求袁老师搞几款改新包装的雪茄烟标设计工作,因为当时的综合车间有一个雪茄烟工段。就这样,三个品牌的新烟标出自袁军之手。

上海卷烟厂在 1970 年前后,隶属于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本身在烟标设计上没有专门的设计人员,许多烟标均出自上级指定设计,工厂只是负责生产。也许是历史的偶然,让工厂的一名普通员工承担了烟标的设计任务。袁老师发挥了一己之长,为上海烟草的包装设计留下了历史的痕迹。可惜的是,由于工作需要的变化,袁老师并没有走向烟标设计的专职之路。

回顾烟标设计,袁老师谦虚地自称是业余美术爱好者,全凭自己的悟性,将工艺和包装装潢元素组合,遵循一定的设计理念,并富

探访“焦甜香”之源

■ 李乔

6 月 7 日,冒着初夏瓢泼的大雨,卷烟消费行为研究马鞍山工作站消费顾问一行 30 人,带着对烟草种植园的无限好奇,踏上了探访黄山“焦甜香”之源的旅程。

车行 2 个多小时,我们抵达地处宣城市黄渡村的皖南烟叶有限责任公司黄渡烟站。这里山清水秀、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为大面积种植优质烟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走进会议室,安徽中烟技术中心品牌研究室丁辉主任以惯有的诙谐、轻松风格为大家介绍了活动安排,并邀请相关领导和专家

动力车间怎能没先锋? ——“我与新烟共成长”

■ 白峰

一说起动力车间,大多数人都会想到一些老师傅们的丰功伟绩和动力车间曾经的光辉岁月。然而有这么一批年轻人,他们埋头学技术,从不抢出风头,一心以动力车间未来为己任,低调而不低俗,却以一次次令人信服而满意的答卷,向人们展示着他们成为动力车间先锋的潜力。

温总理曾经说过,“青年人身上肩负着建设祖国的重任,这就需要努力学习,特别是要有严谨的学风和诚实的态度。不图虚名,不度虚生,以求真的精神做踏实的功夫。”

责任,是青年员工学习小组成立的初衷。踏实,是小组成员共同的态度。真实,是这群动力先锋们共同的追求。就这样,青年员工学习小组在党支部的关怀下悄悄组建了起来。

任何一个青年员工,一个刚进单位的大学生,都有急切地融入这个集体的愿望,都有展示自己能力的期盼。可是往往实际情况让人觉得事与愿违,很容易打击积极性。这是出于为了让青年员工们更快融入工作环境,保持信心和积极性的目的,团支部带头成立了这个学习小组。无论是活动目的和形式,都是

于美感,达到产品的包装要求。事实上,看似简单的烟标尺寸,却是融合了对产品的了解,加上精巧的艺术构思才能完成的。当时的设计确实是讲究功夫,包括画面的功底和汉字书写的功底,还有临摹仿制也应有一定的技法。在没有电脑的时代,烟标的设计,一般在创意构思后,经设计小样、黑白画稿、彩色画稿至印刷打样审定后,再经过诸如色彩、画面尺寸的技术工艺调整,最终成为一件可投产的产品。袁老师说,在创作设计烟标的整个过程中,烟标的画面和字体全是一笔一划手绘的功夫,假如写错一个字或一个拼音,只能重新画一遍了。好在袁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有徒手写各种工整规范的美术字的功底,所以在设计画稿、印刷制版,绘制黑白稿时并没有遇到十分的困难。他以扎实的美术训练素养和生产实践的机遇,承担了新改版烟标的设计,讲究的就是美观和创意,依靠的就是基础和尽心。

袁军向我介绍:“中华”雪茄是新产品试制,为机制雪茄的创新品种。根据车间主任潘佩秀传达厂部领导的要求,烟标设计原则上不能跳出“中华”卷烟的风格,保留红底色、天安门、华表和字体等元素。这样,只能在突出产品特点上下功夫,于是,一支烟的特写将雪茄的外观效果直观地呈现出来;烟支上镶有华表图案和“中华”字样的标签,加上有新颖的塑料过滤嘴,彰显了产品的豪华身份。此图一出,倒是很吸引眼球。为了和卷烟区别,牌名后的“雪茄”两字,为袁老师的行书手写体,既清晰又浑然一体。由于“中华”雪茄的产量很小,生产的时间又短,今天能记得它的人似乎不多了。

“天坛”和“黄山”雪茄是当时的主打产品,这两枚烟标已被《上海烟标集》收入。袁军告知,这两枚烟标并不是他原创。这两个品牌原来并不是小盒包装,而是采用精装的木盒

讲述了“焦甜香”皖南科技示范园区概况以及“焦甜香”的品鉴方法。对于铁杆烟民来说,看到钟爱的“精神食量”有了更为科学、精细的种植基地,安徽中烟和皖南烟叶有限责任公司为提高黄山“焦甜香”的品质、打响知名度,投入大量资金和研发力量,感到非常高兴。

在随后 4 款黄山“焦甜香”新品评析活动中,大家“现学现卖”,利用安徽中烟技术中心产品室牛勇主任传授的品鉴知识,结合多年的“业务功底”,认真填写了调查问卷,并对黄山“焦甜香”给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在烟草实验室,我们零距离接触了各种

不拘一格,独树一帜。

动力车间设备种类多,工序繁,短时间内青年员工完全掌握困难比较大。所以学习小组的成员通过头脑风暴和讨论,富有想象力地开展学习成果展示活动。通过调研、学习和制图,把收集到的设备和工艺信息全部制作成课件,向车间展示。从收集资料到项目发布,所有的工作都由自己亲手完成,对每个人都是综合性的锻炼和提高,既熟悉了设备和工艺,又锻炼了发布能力和软件操作。这样的活动在动力车间,甚至全厂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支特殊的先锋队队长是朱晋,说是队长,但其实对于这个个更像是兴趣爱好好社的团队来说,他更像是一位大哥哥,而非核心式的领导。“我就是不想看着你们再走一遍我走过的弯路。”团队成立之初,朱晋就这样对大家说。虽说谈不上老员工,但是作为动力车间团支部书记的他,总喜欢背着手说一句“唉,我老啦!”谁都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但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

刚来烟厂的时候,朱晋和我们所有年轻人一样,满怀壮志与抱负,渴望迅速学的一手好技术好本领,能够在青黄不接的动力车间挑起一根大梁。可事情总会不那么如意,俗话

体现胜利的烟草

■ 李哲民

过去了 60 多年,二战时期反法西斯经典漫画依旧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特别是一幅题为《胜利》的漫画,题材“出奇制胜”,60 多年前蜚声于欧洲,后来流传于世界多个国家。《胜利》漫画,背景深远。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特别是“雅尔塔会议”在二战时的重要意义,无须多言。罗斯福、丘吉尔及斯大林“三巨头”曾发毒誓:“三大盟国军事努力由此空前密切协调;纳粹德国之死的命运已注定!”三次会议一系列决定,有利于同盟国的联合



大包装,由手工卷制的中高档产品。为了扩大销路迎合市场需要,在保留原有商标图案的基础上,将产品系列化,于是由袁军再创作,专门设计了纸质小包装,特别是在“天坛”烟标上开启了一个长方形窗口,能够直观地见到烟支的样式,这在当时也算是新潮的设计了。“天坛”的主图是祈年殿,其建筑的主要设计思想就是要突出天空的辽阔高远,以表现“天”的至高无上。依据这一构思,在祈年殿主图上以蓝天白云衬托,简洁中体现出一一种与天接近的感觉。“黄山”的设计,以深绿色铺底,呈现了山景特别的色彩。主图为名扬天下的黄山迎客松,装饰在椭圆形艺术镜框内,似一幅秀美的摄影佳作。“天坛”和“黄山”这两个胜景已先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今天再看这两枚烟标,依然不失其当年的风采。

是啊,烟标能为烟草行业的历史留下不断发展的踪迹,能为社会的人文景观重现鲜艳夺目的艺术风采,我想也许这是许多烟标设计者没有意料到的。袁军设计的三枚雪茄烟标,是他作为烟草行业的一员,在年轻时期为上海烟草作出贡献的见证。在烟草大品牌背后,不知还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烟叶。经过焙烘的烟叶身披黄橙橙的华丽外衣,散发出诱人的清香,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在绿油油成片的烟叶种植区,宽阔肥厚的烟叶整齐傲慢地排列田间,让人看到了烟农的丰收喜悦,也让烟民们多了一份期待。在银灰色的现代化烤房内,一层层、一排排的绿色烟叶在精确的温度控制下,脱掉了水分,换上了新装,最终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为优质卷烟的上等原料。

一路探访,让我们揭开了黄山“焦甜香”源头的神秘外衣,看到的是烟叶的完美蜕变,感受到的却是烟草人锐意进取、精益求精的勃勃雄心。一阵雨后的清风掠过田间地头,焦甜香已铭刻在大家的心间。

说年轻气盛,青年人的眼光一旦过高,双脚就会不自觉的离开地面,所谓飘飘乎也。在一次电气故障维修时,正当老师傅们认真讨论解决方案时,朱晋挺身而出,认为自己找到了方法,立马动手操作。说时迟那时快,幸亏一位在场的老师傅眼疾手快,断掉总电源,否则连朱晋自己都不知道,当时徒手触碰的,正是靠近漏电最严重的部位,只是肉眼很难观察到。避免了一场后果未知事故让朱晋扎扎实实上了一课,虽然老师傅们并未将这次违规操作追究下去,但是他自己心里早已做了无数次检讨和自我批评了。从那以后,朱晋就下定决心,戒掉浮躁,潜心学习本领,一颗为后辈年轻人铺路的种子,也悄悄地种在了他的心里。现在,动力车间已经具备相当规模的青年工人队伍,一支技术先锋队应运而生。

对于青年人来说,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是唯一的资本,用生命作代价换来的教训未免太过沉重。这样一支踏实勤奋甚至有些老成的“先锋队”,却用最特殊的方式宣告着新青年的到来,平平淡淡的工作背后是轰轰烈烈的理想。动力的确需要有一支先锋,但他们锋而不图利,因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力量击败德意日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1945 年 8 月 15 日,有史以来最惨烈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以美苏中英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而宣告结束。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阿道夫·霍夫曼斯特,就创作了这幅漫画,为这场伟大的胜利而喝彩。

上世纪 40 年代,“战争”与“和平”漫画,在美英法和东欧国家报章唱响主旋律。相当多的漫画家用辛辣的笔触揭露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尔及东条英机等战争贩子之流的丑恶形象。而正面肯定盟国领袖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战争中“功绩”的优秀作品却格外鲜见,而霍夫曼斯特却从这几位领袖的生活习性中,以“抽烟”的角度机趣地尽情发挥。你看

母亲恋上黄鹤楼

■ 邓金才

写烟,人们总喜欢写“父亲与烟”的故事,或者“烟与男人”的传奇。然而烟并非男人的专利,我的母亲与烟相依相恋,一步步走到今天。一路走来,多少艰苦、辛酸和欢乐,只有她知道,只有烟清楚。

烟和母亲结缘,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农村是农业合作社,天一亮,人们都要集体出工做农活,家里的小孩只能关在家里,由他们自个儿玩,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我的两个哥哥被关在家里,最终他们玩起了放火游戏,结果可想而知。两个儿子的去世,母亲完全被击垮了。有文献记载酒能解愁,但烟同样有异曲同工之能事,母亲就是在烟的支撑下走过了那段悲惨人生。

母亲抽烟,但抽得很少,一天也就抽根把两根。一次我中午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烟雾缭绕,母亲双眼并且显得有些红肿。原来家里养的一头半卡子猪膘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下我们过年的新衣服及开销就完全泡汤了。看样子母亲相当悲伤,好像抽了好多烟,见我回来,倔强的母亲捋起袖子强作欢颜自言自语道:“烧水,自个儿把它杀了腌起来,留给我宝贝儿子慢慢吃噢!”

在我们这个闭塞的水乡小村庄,死了一头猪在当年可是个大事件,完全不逊色唐山大地震。左邻右舍都跑过来安慰我母亲,母亲虽平时舍不得抽几根香烟,但乡邻们来了她还是毫不吝惜地每人发一根。一群人一片火星,点燃的是情,吐纳的是爱。暮然间袅袅烟雾在缭绕中升腾、幻化,最终演变成一幅情景交融的水墨画。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老队长华爷爷站起来对我母亲说;嫂子你也别太难过,我们大家商量好了,你把这死猪杀了,我们都来买点肉。就这样你半斤他八两把我们家的损失降到了最低。憨厚淳朴的乡亲啊!你们那管是什么死猪?你们管的是一家有难众人相帮。

香烟不仅是浇愁的兴奋剂,同时也是人们一筹莫展时指点迷津的智慧神。曾记得那一年我考上镇里的中学,母亲兴奋之余因囊中羞涩一筹莫展。我们这儿的孩子上学,一般都是靠卖粮食缴学费。但这一年我们这儿偏偏遇到了洪涝灾害,粮食收获无几,那有余粮可卖?最终母亲终于在如梦似幻的袅袅烟丝中找到了办法。她掐灭了烟火,从耳朵上取下了一副金耳环。

感谢香烟给母亲带来了灵感,让我在求学的路上再走一步。我是很幸运的,说实在的我们这里好多孩子,小学都没毕业就在家务农了。我更感谢母亲的牺牲,舍弃了她心爱的陪嫁之物。

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懂事早,我入学后就利用课余时间上街捡烟屁股,星期天回家带给母亲抽。每每母亲笑嘻嘻抽着我捡的烟屁股,我幼稚的心里都会洋溢着一种惬意的满足,我看到母亲手指间冒腾的不是缕缕烟丝,而是跳动着的快乐音符。

光阴荏苒,无情的岁月在母亲圆润的脸庞上,刻上了那么多的年轮。所有的东西都因岁月的流逝而改变,唯有不变的只是母亲那种情一生的姻缘。如今我已从一个捡烟屁股的小男孩,步入半百之年。辗转风雨几十载,在人生的旅途虽不算春风得意,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把母亲带在身边。为了早年内心深处的一个承诺:买了一副金耳环和一副金镯子报答母亲。香烟店是我自家开的,香烟随便她怎么抽。

忠孝难能双全。香烟随便母亲抽,但抽多了会咳嗽。为了母亲的健康,我的爱人想建议老人戒掉香烟。香烟是母亲相依为命一辈子的精神支柱,就这点嗜好,尽管母亲感叹少了些熟悉的面孔,同时也少了那令人亲切、回味无穷的声声咳嗽。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水乡烟文化的传承,同时演绎的是厚德、仁爱和感恩,甚至还有那黄鹤楼的美妙奉献。

母亲喜爱的东西,她就想到别人也一定会喜欢。今年清明节回家乡祭祖,她硬是要我带几条淡雅香的黄鹤楼分给众乡邻。还是那点点烟火、丝丝香(乡)情,尽管母亲感叹少了些熟悉的面孔,同时也少了那令人亲切、回味无穷的声声咳嗽。但这确确实实是一个水乡烟文化的传承,同时演绎的是厚德、仁爱和感恩,甚至还有那黄鹤楼的美妙奉献。

无独有偶。在 1945 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时候,中共领袖毛泽东一向嗜好烟草,但他尊重不抽烟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在两人谈话过程中,硬是坚持不抽烟,令人惊叹。就连蒋介石先生本人也感到吃惊,他从这个细节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厉害、伟大之处。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胜利的一方属于毛泽东,历史选择了爱抽烟的毛泽东,人民拥护爱抽烟的毛泽东。

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烟草并不简单。体现胜利的烟草,名不虚传啊。